839
8
12

先哲叢談

自三至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

先哲叢談卷之三

北總　原善公道著

山崎嘉字敬義。小字嘉右衛門。號闇齋。又號垂加。平安人。

闇齋父名某。小字清兵衛。臣木下侯。後致仕業醫于京師。號淨因。母佐久間氏。有娠祈比叡山神。一夜夢拜神時老翁携梅花一枝來納左袖。遂生男即闇齋也。闇齋幼桀驁不可制。父爲托諸妙心寺。鬚髮名絶藏主。乃一意修禪無解怠。然性行猶不悛。嘗與倫輩論議。闇齋詞理塞。即其夜竊就彼寢火紙幃。或讀佛典。

曾山文庫
根岸信輔氏寄贈
三餘堂院
昭和八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深夜忽拍案放聲大笑衆起怪問曰笑釋伽虛誕其豪邁不羈皆此類也衆議欲逐之當是時土佐公子其居妙心寺公子聰明有藻鑑歎曰此兒神姿非常後當有爲乃遣之學于土佐吸江寺時土佐有鴻儒小倉三省野中兼山共見闇齋亦深器之而惜其陷異端示之四子及程朱書則大悅遂畜髮歸於儒時年二十五

闇齋學初專祖濂洛及晩從吉川惟足者學本邦所謂神道遂立一家言此道爲中興祖其言曰伊弉諾尊伊弉冊尊順陰陽之理正彝倫之始嗣之天照大神以三種神器治海内夫神者天地之心人者天下之神物蓋天人唯一而其道之要在土金之教而已土即敬也土與敬倭訓相通而天地之所以位陰陽之所以行人道之所以立皆出自此乃合之居敬窮理之説曰神聖之出于世東西雖異處其旨自玆契矣跡部光海跋垂加文集曰徹正直瓊矛之道守土金之教通兒屋根命宗源之傳達舍人親王正統之書揭天人唯一之神光拜日德仰神國以立忠孝之大義焉

闇齋深欽猿田彦神每云道者大日靈貴之道而教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猿田彦之教也。乃以庚申日祀之。鶯谷山人藻鹽草曰。凡神皆用八數。猿田彦神獨用七數。此有深義矣。蓋申位于西南隅。而金所旺。與寅位于東北。維而土所旺。相對。而寅申共當七數。以相發土金。即自然妙義也。是以庚申日祀猿田彦。又曰。道之教始於猿田彦。成於舍人親王。發揮於垂加靈社。文集其名嘉或作柯。蓋初名也。垂加之號取之神道。宇井弘篤讀思錄云。寶基本紀曰。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鎮坐傳記亦載此言。

闇齋學大行于世。前後執贄者六千餘人。及其奉神道。

高第弟子佐藤直方。淺見絅齋。其餘及之者亦甚多。周子大極圖說。程子未嘗一言及之。至朱子作之解。其果得周子之旨與否。闇齋疑之。不置。嘗夢見周子。質之。文會筆錄載嘉嘗編次周子書。意謂大極圖說。朱解。於理則固可。無不可。但不知周子本意果如此否。辛卯之夏。四月二十二日。夢見周先生。乃問大極朱解。莫違尊意乎。曰不違。曰或點于第一圈中。失尊意者有焉。先生頷之。又將正所編次而人呼覺矣。

初來江戶時。寒窶無儲石。故鄰書商賃居。以借閱其書。當是時。井上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商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爲人師者請爲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崎嘉右衛門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閭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商歸告閭齋閭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憮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陵上無法累及不若不薦也佗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崎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情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稱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

其技易售而寡人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崎生能守之此乃真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

會津侯嘗問閭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是臣之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必不信以爲毀訾誹謗侯曰寡人雖不敏奉先生之言敢求諫渭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曰君之言及此臣假逢戮辱豈不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言哉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其所爲因而稱譽之其所不爲因而非毀之遂令本然性梏亡消滅矣其視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於是侯茫然自失嘆息曰誠若先生之言

嘗問羣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爲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爲願聞其說曰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後弟子見伊藤東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闇齋先生可謂通聖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明此深義而爲之說乎東涯微笑曰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爲念予保其無之

闇齋天性峭嚴師弟之間儼如君臣受教者雖貴卿巨子不置之眼底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聽徒凜然無敢仰見諸生每竊相告曰吾儕未得伉儷情欲之感時動不能自制則瞑目一想先生欲念頓消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寒而慄

嘗有其喪用儒禮不依佛式寺僧來見曰子不通國俗爲此非禮改則已不改則我不許瘞埋閒齋疾呼弟子曰姑殯之屋中余詰朝束裝赴關東訴渠頑嚚寺僧以爲不可爭遂枉從其意

作世儒剃髮辨駁林羅山又題孝經詩云不孝罪條冠五刑參乎競戰踐其形彼哉剃髮腐儒子不信聖門有此經

閒齋爲詩直寫其意不屑磨鍛華飾然秋鶯云居諸代謝四時中花散葉濃復見紅忽有金衣公子囀秋風影裏聽春風頗爲合調又登愛宕山云空手徒行登宕阜同遊相語路先後頑夫自古禱災祥愚將到今憑勝負願毀宮房黜地藏且驅杉檜剃天狗山神使者飛爲讐紗用顯然君見否此可謂氣象豪宕快人意者太宰春臺湘中紀行云去金澤可十里所山足有雕巖爲地藏菩薩像者記武相州界也呼曰界地藏像缺鼻故亦曰剃地藏曩時有山閒齋先生者嘗作愛宕詩中有剃天狗黜地藏之語則剃此像者其亦山氏之徒耶又宇都山詠十團子云大極十團圓都來是一貫今此粉團子誰成茂叔看又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貫得天地數。無過無不及。此奇趣造
語不容佗人到。又一時傳誦者。士山八面擬八陣云。
富士甲扶桑山頭面八方。天地一望裏風雲屯巖傍。
變態成龍虎蛇蟠鳥翱翔。誰哉繼風后制陣奉君王。

熊澤伯繼。字了介。（介或作海。）小字次郎八。後更助右衛
門。號蕃山。又號息遊軒。平安人。仕備前侯。

蕃山姓本野尻。出爲外祖熊澤氏後。因承其姓。天性深
智僞才卓越。古今。年甫十六。仕岡山烈公。比弱冠。公
驟加奬眷。將大用而辭以未學。乃乞游學。越七年。公
召還之。信任愈厚。立何當要路。於是布德流惠。賑貧

救困。罷勾查。禁賭博。毀淫祠。表節義。其明聖教以闢
異端。嚴武備以戒不虞。諸新政海內驚耳目。太宰春
臺復湯淺常山書曰。夫烈公者。不世出之英主。得熊
澤子而任以國政。明良之遇。實千載之一時也。日本
詩史載熊澤了介爲政其國。舉世所知。余嘗閱松原
一清出思稿。其牛牕泊舟。詩有漁家兒女亦知字笑
將孝經教老翁句。一時教化可想。至今泮宮之設。尚
有典刑云。

蕃山初貧乏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
曰。往日余爲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使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収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爲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雖經戚然自嘆不爲天所弔恤逢此悲涼時聞剉豕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峭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来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爲冒夜来此顧賃得二百錢足矣吾曰夥自作微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黄物非敢云報聊以表寸心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稍減纔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母涸我予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爲利如汝則絶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餬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貧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聞者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爲何物則趨利若驚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所致也所謂中江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束裝往謁。請受業於門。藤樹辭以不足爲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毋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爲人師。於是始接容。時寛永辛巳。蕃山年二十三。

蕃山壁間每懸義經畫像。未嘗懸佗書畫。

嘗至某侯。及入見一士人威儀特秀骨體非常。相與張目注視良久。遂不交一言。見侯曰。余今見一士。不知仕臣乎。將處士邪。侯曰。渠爲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民部助者也。名正雪 蕃山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

君勿復近如彼士。他日正雪亦來見侯曰。前日比退朝。見某衣某形人。未知其爲誰。侯曰。渠說吾以經書。岡山臣熊澤次郎八者也。正雪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

嘗扈君之述職來江戶。時諸侯爭延之。及西歸。往別板倉侯。侯曰。子仕明君。言聽計從。吾徐籌之。子欲善其終。則早致仕屏處田里。從今後勿復東來。勿復言世事。此功成身退之義也。蕃山拜謝去。然眷遇之渥。不得俄乞骸骨。且奉命又復來江戶。是時既與共事者有隙。蕃山不自安。乃辭岡山到京師。而貴紳候之。門

常爲市於是去捷遲明石侯本帥尊蕃山禮遇甚厚後侯移封古河蕃山從移之未幾遂以言獲罪大府乃被幽于古河

年少時體貌充肥自以爲武夫之職一旦緩急被甲持兵馳驅奔走無所不爲而豐肥如斯甚艱之雖由稟受亦或安佚所致從是攻苦食淡日夜武事是講或出曠野放鳥銃或行山村投民家其當宿直也藏水兵于裯等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槍劒法或深夜登屋習禦火如是者十餘年身軀稍瘦削

蕃山與釋元政友善梵語難通者必就元政解之是以元政坐不縱破佛教但每歎曰今世僧多無行設使釋迦見則其謂之何吾儒之道亦然使孔子見今所謂儒者豈有不慨嘆

蕃山好樂時時與小倉少將拉伶人三四人至元政稱心養蕃山鼓琵琶少將彈琴元政咏倭歌各以遣興

奥田嘉甫三角集記渾不似云丁卯春遊伊留好問君第一殆矣其老川口大好古之士也出一琵琶告曰此了海熊澤子物也名曰濱庇余接而見之則漆光退蝕古雅可愛蓋宋元間物矣叩其所以則曰主母妙閣孺人出納氏賜焉孺人大藏大輔職直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熊澤氏出也琵琶乃傳自其妣云吁先生昔在備前州倡新建學有經濟志凜凜高風可欽也則手澤所存誰不敬慕況主母賜乎按蔣揆長安客話載渾不似如琵琶小槽圓腹如半瓶榼相傳昭君琵琶制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爲火不思今以爲胡撥思皆相傳之訛因憶先生洽聞其命名必非取諸和歌而已濱庇古訓二義一曰沙嘴崩壞或曰舟蓬簷拾遺作濱楸予謂此得非兼取於沙嘴崩壞渾不似昔之義乎其與茗壺名飛鳥川同意矣九京如可起則先生當微笑稱善哉

蕃山之學出於藤樹然執見不同其集義和書議藤樹者不少西川某者著集義和書顯非二卷辨其盭藤樹

物徂徠與藪震菴書云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太聰明蓋百年來儒者巨擘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未足數也湯淺常山亟稱蕃山曰其經濟出自老子以鑿地取銅鐵爲不是蓋本于漢貢禹矣大氐熊澤子說似迂濶雖然以年後多驗視之實非世儒所及也其幽囚數十年面無憂色有人問當世事默然不答即索笙而吹之

蕃山履歷門人巨勢直幹紀實錄外裔草加定環述行狀岡山菱川大觀作傳而皆言名伯繼不載字所謂了介其字歟又皆言改食地和氣郡寺口邑名蕃山蓋取義於倭歌端山蕃山什其致仕寓京時以蕃山爲姓乃男右七承姓蕃山繇此言蕃山不必其別號蓋人號稱之也或曰其處古河近筑波山故自號蕃山

又一說曰新古今集載源重之倭歌曰貲孤跋鵶傛偺鵶傛矢傑鵶傛矢傑結列獨屋木肸盈兒暱偺躠偺刺躠栗結栗王陽明立志之說符此歌意矢傑鵶傛

蕃山也故以爲號

蕃山以疾沒于古河元祿辛未八月十七日也距其生元和己未春秋七十三葬古河大堤邑鮭延寺人之展其墓者今尚不絕云

後藤松軒 名字鄉貫未審闕竣後聞

松軒初年以客依肥後侯寬永中邪蘇賊起侯奉命稱兵伐之松軒從之當陣臨場奮戰有功而爲銃丸所中喪兩明松軒素嗜學從是後愈專銳志日使人讀經以聽之遂有所自得一時以真儒振列侯致禮請講者甚多小室侯尤信其說每招見之厚賜眷遇

小室侯即今巖村侯之先云

一日詣闇齋聞其講闇齋視松軒甚卑講畢呼曰坊主有所會乎否蓋以松軒倣時儒雜髮也松軒惡其倣不再見闇齋且終身手不取闇齋著書云大高坂芝山作闇齋傳見芝山會稿其末錄芝山與一老者論闇齋爲人多寓貶闇齋之意唐崎彦明名欽三宅尚齋門人曰所謂一老者疑謂松軒也傳亦松軒使芝山作之見先達遺事然芝山又作大町定靜傳曰余在洛每見此老忝被誨喻此人也曲識南學之由余向三省兼山之景行躡長澤山崎之遺蹤咸緣此老之說也錄此

言則闇齋傳乃得於定靜而紀之初非待松軒之言者也所謂一老者亦謂定靜乎

嘗與大高坂芝山固守註於是忽作庸鳶飛魚躍章以朱註爲差芝山固守註於是忽作色與松軒呶呶相論直方不容一言更講此章亦從朱註

梁田蛻巖謁松軒講論語事見蛻巖行狀今錄之曰元祿中江都有失明儒人後藤松軒年七十餘以經明識宏爲東諸侯所敬禮亦傑魁士也余年廿八偶見之需余講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章講畢松軒曰論

語猶麒麟。孟子猶師子。今也吾子所說佳。則佳矣。聖人温良之意。此無佗。實所可憾者。說麟爲師子。失聖人壯年豪銳之氣使然也。天假數年熟讀玩索。則必有自得焉。勉旃。余嘆異久之。以爲能形容至聖大賢之判。數年之後。曉然覺論語似師子。孟子類麟。宣聖辭氣温厚。如肉角不觸。而氣象乃至大至剛不可當。雖紺眼獰牙。殆有逡巡畏伏不得仰之狀矣。觀小管仲。見南子。欲往公山弗擾等。乃可見也。孟夫子所應對教誨。則咸是戰國士大夫。其語自雄壯。所以不能無圭角也。宜乍見以爲師子。其實不及宣聖之剛大一層。顧松軒窺陽而不解陰。蓋所謂眼光不透紙背者。宿學如渠。尚且不免。汝輩宜益研經義。

山崎泉者。著大學辨斷。駁伊藤仁齋淺見絅齋批之。題批大學辨斷。印行于世。泉者會津人。受學于松軒。有經術。自序其所著曰。是予所以竊取師說而辨斷也。所謂師說。乃指松軒也。

木下貞幹。字直夫。小字平之允。號錦里。又號順菴。私謚恭靖平安人。

順菴自幼彊記。善讀書寫字。海大師見而撫之曰。此兒有異質。即欲教以爲法嗣。順菴不從。年十三作太平

賦詞淳正。世以爲國瑞。大納言烏丸公上之後光明帝。帝覽而大稱賞。將錄用。會宮車晏駕不果。既而入松永昌三門。勤學勵行。日進月修。昌三期以大器。一時名士如貝原益軒。安東省菴。宇都宮遯菴。咸推避弗敢並。少從其侯來江户。不得志而歸京。從是閉户讀書。久之名震海内。加賀侯厚幣召之。辭曰。先師松永先生之子其嗣承家學。未就仕途。家道屢空。請用彼以使得其宿望。侯聞之曰。今之世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於利害所關。則崖岸相向者比比皆然。如順菴

可謂有古人節矣。即與松永氏子俱禮聘之。越若干年。蒙簡拔爲大府儒員。時年六十二。實天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也。

物徂徠曰。錦里先生者出而搏桑之詩皆唐矣。服南郭曰。錦里先生實爲文運之厲矣。雖其詩不甚工。首唱唐。又聞先生恒言。非熟讀十三經注疏。則不可謂通經矣。由此觀之。所謂古學亦先生爲之開祖。

室鳩巢答堀正修書曰。恭靖先生在京時。酷愛韓文。無日不讀。每出輒以韓文自隨。及晚節東遷後。又愛王守仁之文。常以其集置傍。有暇頻頻讀之。一日語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曰舜水朱子甚敬守仁得其文必改容稱嘆
順菴爲一世所敬慕遠邇納贄及門者不可勝數而成
德達材多出焉宇士新稱爲桃李滿門近時柴栗山
序文集叙列其名于世者乃載于左曰盛矣哉錦里
先生門之得人也參謀大政則源君美在中室直清
師禮應對外國則雨森東伯陽松浦儀祖卿文章則
祇園瑜伯玉西山順泰健甫南部景衡思聰博詼則
榊原玄輔希翊皆琨奇絶倫之材矣其岡島達之至
性岡田文之謹厚堀山輔之志操向井三省之氣節
石原學魯之靜退亦不易得者而師禮之經術在中

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文代之通儒也夫以若數子
之資而終身奉遵服膺先生之訓不敢一辭有異同
焉則先生之德與學可想矣

新井在中室師禮兩森伯陽祇園伯玉榊原希翊世謂
之木門五先生加之南部思聰松浦祖卿三宅用晦
服部紹卿向井魯甫爲十哲而思聰祖卿爲同庚稱
之二妙

自題蓬洲所寫肖像云咨爾與我如陰有陽不言不笑
非閒非忙道存目擊神傳毫芒平生履歷尺寸短長
四十從仕遯暮類楊六十被徵晩達似唐古稀既過

來者可恇。北溟奮翮。東海望洋。富貴貧賤。用捨行藏。因遇因運。焉有焉止。唯學之好。至老不忘。几上筆研。架頭縹緗。照螢聚雪。數墨尋行。既無新得。豈率舊章。悔溺博雜。終失蒼黃。寫真誰也。惟洲之篁。塵埃滿幅。面目可傷。卷還之子。何足以藏。

順菴以元祿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沒。得年七十八。白石追悼詩八首。自註。略紀其履歷。與男菊潭撰小傳可併見。順菴臨沒屬後事于篁洲白石。棺中藏以孝經一卷。

安東守約。字魯默。初名守正。號省菴。筑後人。仕柳河侯。

明曆乙未。朱舜水來長崎。時人未及知其學。唯省菴往師焉。時舜水貧甚。乃割祿之半贈之。至今稱爲一大高誼。其詳見舜水與孫男毓仁書中。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爲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苜蓿先

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腴則魚鰯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鏽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詛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省菴初年學松永尺五尺五沒之後五年見舜水託業於是學益富行益脩伊藤東涯稱爲關西巨儒彼邦張斐文至長嗚寄書及詩以褒賞詩中云曾遞聲名到若耶是海外亦有聞也

舜水贈書以爲虧孝道四十三始省菴年過四十未要舜水出妾悲其離別涕泣殆絶省菴置妾妾居者五年而出乃賃韓文公別鵲操韻作慈鴉操詩云雄鴉不營巢雌鴉將安歸離死又有離義不當乖離母子道之大其餘事之微此別何足嗟且有反哺傍母飛妾生二男子長早夭故有此作

本集載扇銘序云一日訪石松翁翁出扇示予謂曰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在有馬之役所與子更扇主公者也子記之乎因憶
彼時予年十六在東武患小瘡腫痛甚矣淹在林褥
強病乘馬自東武從君行倍道兼行既至有馬瘡痛
不可堪膿血潰爛手足不得屈伸二十日夜家父兄
加先陣在竹楯下去君營可三十餘弓家父數遣使
戒予曰今夜將攻城汝既微且憊又苦跛鱉手不得
執刀足不得行路強從君行則跬步而倒人不言其
病而笑其怯矣我非愛而死愛而名也又倩執友安
東内藏助堅制止予予著甲冑扶兩奴至君營招當
事池邊氏出手足示之曰予本在麾下之列然瘡痛
如此不得從君行將乘馬赴先陣勿以爲背軍法也
既而至竹楯下家父喜曰所以止汝者慮其不來也
今能來其志不在必死緣底至此夜將參半與衆同
進果而顛倒蹈甲冑行者不知數兩奴扶起而進焉
銃雨集左右死多血濺予之左肱黎明與衆同退過
麾下小原氏横弓在君傍見左肱朱殷以爲戰而被
創謂曰丈夫哉予雖無爲而幼而強病加先陣之數
亦鄉人之所共知也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城將拔主
公麾兵直登銃飛如電死傷甚多熱不可堪翁以此
扇扇主公渴甚十時攝津摩橘子奉之渴猶不止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授扇於予。下而取飲。遂與諸軍屠其巢穴。無噍類矣。屈指二十二年于今。而扇如新。翁之愛君可知焉。古人有功不伐。況予之無功哉。然翁之求不可辭。遂爲之銘。銘曰。柄在掌握。動而樹功。從君於難。誕輔威風。嗟省菴以文事表見于一世。今讀此編。則其少年勇壯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即使省菴生于戎馬之際。則其所爲亦迥出羣矣。古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省菴有焉

省菴高義世絶無。其學亦世所不多有也。而性謙讓告男守直遺訓曰。我無才無德。汝與諸生。勿撰年譜行狀行實碑銘墓銘。及文集序等。

二山義長。字伯養。小字彌三郎。號時習堂。石見人。

伯養年少時來江戸。及壯仕中川侯。亡何辭去。乃鬻藥隱于郭北駒籠。伯養素嗜學。致仕後。孜孜以求道爲事。初好釋老。又奉王陽明說。既而有疑焉。終歸朱紫陽。於是著朱王學辨。仲邨惕齋序之曰。二山老丈蚤修王氏心學。後來聞洛閩正學。幡然服從之。今也以其懲於己者誡乎人。以其獲於己者共乎人。豈非忠耶。

伯養篤學慎行。當世比之中江藤樹云。室鳩巢答遊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次郎左衛門書曰至於谷氏二山氏雖未見其人耳聞之熟蓋操軒惕齋之亞也足下以爲篤行君子者得之

伯養娶妻其儀一遵文公家禮家禮有塔乘馬文伯養家不畜馬乃借之人而行其事

伯養居家平生著上下禮服也居本鄉弓街時其家無井常與之鄰家一日濬井義當出役夫以助之適伯養僕有疾伯養乃出躬自執鍬分力尚不脫上下云

有瞽者佐佐木玄信者善記諸家系譜而至其不可得詳則牽合附會以欺世一日過伯養談及譜伯養問曰前妻垂水氏也傳言昔者垂水某者仕伊勢國司既失其名且未知爲何世人則其跡絶不可考豈不遺憾哉玄信曰此垂水廣信也廣信稱河内守伊勢垂水人初仕其國司後事後醍醐天皇諫疏不聽而去廣信好學始奉伊洛說所著有嘉文亂記六十五卷嘗勸藤藤房讀朱子集註事載長濟草今爲子誦讀焉乃誦者歷歷可聽伯養驚且喜曰吾子記憶誠出天性非由此余何以得知之請再誦余將録之玄信又復誦伯養隨而筆之以爲得明證當是時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師藤井懶齋撰國朝諫諍錄伯養以與懶齋爲久要故致之懶齋以載諫諍錄迨後永井貞宗本朝通紀寺島良安倭漢三才圖繪載垂水廣信此邦始讀朱注事蓋皆本諫諍錄也而所謂垂水廣信古今無其人嘉文亂記及長濟草亦未聞有其書是本出玄信一時妄語而伯養信之海内遂唱大吠之說此日夏伯養妻垂水氏名三字省君貞正有操且學於伯養讀高繁兵家茶話所辨也

書通古伯養之學釋老也省君隨而領解其義伯養之爲王爲朱也省君亦克治之世稱曰夫婦並有才

學者有二山伯養貝原益軒耳嘗伯養將出而有火乃謂省君曰火遠矣必不及焉若漸逼則吾歸携汝去少焉風急延燒及近鄰弟子謂省君曰災今難免内君盍早去省君從容曰夫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共行然不待夫而去此不奉夫之言也與不奉夫之言以求苟生寧燒死而全女子節時火益熾居益危而守死不變已而伯養遽歸俱共去

伯養以寶永己丑八月二十日終享年八十有七妻省君先一年辛卯年八十共窆于江户牛籠宗參寺

谷松字宜貞小字三介號已千又號一齋七佐人

一齋父素有字時中。初入釋祖親鸞派住持土佐真常寺爲人豪爽有志節。最喜儒學後遂種髮稱大學以儒爲業大儒野中兼山崎闇齋皆得之訓導時喪亂之餘文運未闢況僻鄉最乏典籍而時中求諸四方多儲之家本饒貲爲始蕩盡嘗使一齋學小倉三省所也謂曰吾聞富貴失志田産五百石此非所以惠子孫也乃鬻之僅存數頃可以餬口云

一齋去土佐移京師而來江戸遊事稻葉侯幕年辭之性淡泊不屑財貨野中兼山嘗出重價購正宗所鍛一名劒乃托一齋付之研工時其甲將冠一齋爲之

賓則贈其劒爲祝他日兼山聞之亦略不介意

一齋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求志以是其學有體用徂徠譲苑隨筆曰有谷一齋先生者嘗上封事而沮格不用焉予得其藁而讀之其中有遷都事故予以此而識其學不爲無所見也方今之世能爲斯業亦難其人矣哉夫徂來名擅一世於詞林鮮許可而獨稱之如此則足以定一齋

一齋墓在江戸澁谷長谷寺有石勒銘序大高坂清介撰之碑面楷字題谷一齋宜貞居士之墓九字

先哲叢談卷之三　終

先哲叢談卷之四

北總　原善公道著

伊藤維楨。字、原佐。號仁齋。又號古義堂。私謚古學平安人。

仁齋自幼穎異挺發異羣兒。其始習句讀時。意已欲以儒焜耀于一世。及稍長。堅苦自勵。而家素業貫。故親串以爲迂于利。皆沮之曰。學問是彼邦事也。在此邦固屬無用。假令能之。不但不易售。不如爲醫術以致生産。乎不變。仁齋不從。當是時。家日衰謝。沮者愈不止。而其志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年十九從父過琵琶湖有詩云古來云此水一夜作平湖俗說尤難信世傳詎亦迂百川流不已萬谷滿相扶天下滔滔者應憐異教趨又登園城寺絶頂云山行六七里往到杳冥中船遠閑閑去天長漠漠空嶺村落北湖際寺門東男子莫空死請看神禹功識者以此知其志之所存初奉宋儒著大極論性善論心學原論等及年三十七八始出已見故其說無論早晚有異同而古學文集祿載之是東涯之考思雖非定見者不忍棄之云大高坂清介著適從錄以駁仁齋弟子持來眎之曰先生作之辨仁齋笑而不言弟子曰人著書以悠議已苟辭不塞豈可默而止乎先生而不答則請余代折之仁齋曰君子無所爭如彼果是我果非彼於我為益友如我果是彼果非他日彼其學長進則當自知之小子宜深戒為學之要惟虛心平氣以為已為先何毀彼立我徒憎茲多口

後德大寺藤公好學時集京師諸名儒使其相討論以聽其定說時仁齋年方壯亦被召在列諸儒皆初怡聲下氣以辨說而及各不相容也努嘴立說諠譁不已仁齋獨坦夷温厚終始如一竟舉坐皆歸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當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曰吾徒不
不樂今無酒資客若欠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
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纍錢緼袍脫以遺之耳
且問汝輩常以何為業邪曰昏夜横行掠奪以自給
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為為業吾何拒焉輒脫服
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為衣食數
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為者曰儒者也曰儒
者為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
弟於弟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
未畢賊皆頓首淨泣曰噫君與吾鈞是人也而事業

之迥異如是吾甚恥願君宥吾儕罪今而後飲灰洗
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

嘗過花街娼家使婢邀入仁齋不肯婢曰小憩而去於
事無害郎君其勿辭直牽袂上樓仁齋固不知為倡
家中心私揣是非內交於吾又非要譽於鄉黨朋友
蓋輕財敷德施及路人也啜茶喫煙厚致謝而去渠
亦見其狀貌殊不類治郎不強留也仁齋歸謂弟子
曰今日偶過市一家使小女迎余途延上其樓則綺
窓繡簾殆為異觀畫幅琴箏陳設具趣而婦女六七
人盛粧豔服不知其內人邪將其閨愛邪出接余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款洽。臨去瞷其庖中。亦美酒嘉肴備辦宴席。不意今之世有樂善好施如此者。

大石良雄取贅仁齋。一日來侍。其講書而時時睡。弗聽。衆皆匿笑。退後垢罵曰。惰懶如彼。不如不學。仁齋曰。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

其貴紳珍襲一石。大如量。備五色。一日召仁齋睨之。仁齋視者久之曰。此石生龍。非人之可愛重者也。請遠棄之。郊外。貴紳不悅。然其不安也。遂結茅茨于原野置之。居十餘年。果雷雨驟至。霹靂一聲。茅茨破壞。有龍從石中出。騰空而去。

有人爲狐所魅。諸術不能辟。適聞仁齋之德能服妖。招請之。仁齋至。口未吐一言。狐惴伏謝罪去。

仁齋家故赤貧。歲暮不能買糗餈。亦曠然不以爲意。妻跽進曰。家道育鞠。妾未嘗爲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孺子原藏未解。貧爲何物。美人家有餈。連求不已。妾雖口能譙呵之。腸爲斷絶。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閱書。一言不爲之答。直卻其所著外套。以授妻。

仁齋謝荒川景元惠金詩云。討習研磨二十春。恩如父子最相親。受金不謝元非傲。適爲君情厚且真。東涯題後曰。先人作此詩時。予未冠。尚記其事云云。由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觀之。仁齋年五十七八。家猶寒。然。先是。肥後侯祿千石招之。辭以母老侍養無人。世復安得其心不爲利祿動如斯人者乎。

左右比屋戮力濬義井。仁齋聞之。出欲共焉。衆皆曰。吾曹成之足矣。何役先生爲。仁齋曰。敢不謝義之辱乎。雖然。余汲此井。既與衆不異。今豈有獨不與之理乎。遂執綆分其勞。

仁齋實爲一代儒宗。天下學者四面來歸之。東涯盡簪錄曰。先人教授生徒四十餘年。諸州之人無國不至。唯飛彈佐渡壹岐三州人不及門。執謁之士以千數。

邦俗立春前一夕。撒炒豆。高聲叫曰。福內鬼外。殆不類於兒戲乎。而仁齋必著禮服行之。家其不好爲崖異者如此。

嘗率門人數輩。徜徉梵刹。見佛即拜。門人不悅曰。先生恒力辨釋氏之非。而今拜其像者何也。仁齋曰。釋誠與儒異。然而過其地。不禮其主。可乎。

凡唱一家說以爲已始得道者。自非其黨。外視如寇讐。至如仁齋。於其不信之者。亦不能不推太宰春臺自視甚高。常所評隲。雖其師徂徠。猶有所擇。然其漫筆云。伊仁齋豪傑之士也。所謂不待文王而作者也。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先生亦豪傑之士也。然後伊氏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伊氏。而不能不以伊氏爲嚆矢也。又曰。余嘗見伊氏而與之言。觀其貌也恭。聽其言也從。余故以爲君子。又曰。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學不由師傳。一也。不仕。二也。有子東厓。三也。物先生不有一於此。又祇南海木門高足。固與仁齋異趣。而其送高生序曰。聞世有語孟字義之書。索而讀之。於是始知京師有伊藤君者。予雖固拘于兹。不能一接見。苟觀其書也。則可知其爲人也。觀夫至言要言。左右聖賢。以鞭笞邪說。奮然把麾爲世先登者。昭昭乎見于筆端。使人驚見。猶景星卿雲。可仰而不可企也。嗚呼是豈今之人也哉。抑古之所謂超然獨立者歟。

伊藤長胤。字原藏。號東涯。又號蟠桃。私謚紹述。仁齋長子。平安人。

東涯經術湛深。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嘗謂集會弟子曰。昨買一硾于骨董肆。置之几側。以藏抄冊甚爲便。乃使童子取之。陳於前曰。余欲令工新製如是器者有年。不意既有驚者也。弟子視之。則藏接柄三絃之硾也。接柄三絃。隨其用捨而折接之。於是互相目而不答。輿田三角進曰。先生未知邪。此物娼妓藏三絃之硾。請卻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涯正色曰小子勿妄語三絃柄長奈何藏此短匣
嘗值一小嚢遺於路見以爲藥物使從者舉之解嚢而
視則内有十餘金東涯忽顰蹙曰此當候遺者而還
之即立其地以待者良久日將昏黒遲遲而去歸置
之閣上及伊勢巫祝至付以納大神宮
又嘗夜更歸途中誤溲防火水桶去者里餘始覺其爲
貯水則還而扣戸謝者再三明旦又遣人洗滌之
東涯與徂徠同時各鳴東西而徂徠每臧否東涯不置
或遇自西至者即首叩以東涯所業東涯異於此嘗
麟嶼至曰出徂徠贈已序以見之麟嶼出東涯曰物

氏文譬猶蒙鬼臉恐喝孩兒者奥田三角多年親炙
東涯聞其訐隲徂徠唯此一言耳
弟子嘗持徂徠天狗説來晒東涯時北村可昌松岡玄
達在坐同觀極口刺譏之而東涯嗌不容一言二生
曰此文非啻聱牙不成語而説亦可謂不通矣先生
以爲何如東涯曰不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況其形
容天狗之狀者盡矣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生大愧
東涯時俊傑輩出各竪旗幟以自振一方而紹述文集
二十卷不有一言及之者識者以爲難
東涯聲動海内四方後學多輻湊嘗麟嶼既入徂徠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又心鄉注東涯遂負笈赴之徂徠固不爲意春臺内甚不平各有送別詩徂徠云五十三驛莫言難處處山川秋好看明日先從函嶺望如絲大道達長安其二揮鞭意氣愜秋凉才子奉恩遊洛陽但到西山紅葉好錦衣相映早歸鄉自書扇頭以贈之春臺云田郎妙齡好遠遊一旦尋師西入周天邊月落函關曉雲際星流渤海秋周道如砥任奔走那識古人骨已朽到日試問柱下官往時老聃今在否麟嶼造東涯出眎之東涯一見且笑曰物先生襟度郭如可想見大宰子亦慷慨有氣節

東涯音吐甚低且訥訥如不能言對門有箍桶匠其篾束聲亂東涯講書聽者每苦其難分

或曰東涯辨疑錄答貝原益軒大疑錄而作之此言不然辨疑錄一拾仁齋遺漏以主張家說耳其題辭曰先君子體沈潛之識奮獨得之見一片婆心和盤托出雖微言精義剖折無餘而初學晚進尚煩問因敘舊聞參以新得筆爲辨疑錄四卷以爲答問之資

東涯餘力工臨池片紙隻字人爭求之而其錄經語必以楷字是以間有詩賦諸語作以行草人疑爲非親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東涯生三男長次先夭臨終送喪弟子數人哭于柩前時一僧來弔謂曰當悲哀如是時諸君豈得不信吾無常輪廻說乎木村源進毅然曰吾黨若信道不篤至如今日或殆爲左道所惑僧默然

名物六帖人品人事器財三帖皆奥田三角所校也而器財校正人品人事誤魯魚謬引書此器財東涯在日即就其家真本校刻之也二帖東涯沒後三角以其草寫藏於己家者刻之故舛誤甚多東涯男東所當更校正二帖云然其本未印則無人知之者

東涯門人髙養浩者敎師奉宋儒著時學鐵炯中紀東涯之學行頗爲詳悉乃撮錄于左客曰敢問東涯先生之爲人如何曰温厚之長者也博識洽聞不減徂徠惜哉性過謙讓而智乏施設學包衆美而才短教誨是以有問則答之答亦不精詳不問則不示之不示亦非有吝然其於父師之說也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筆削改竄可謂有大勲勞矣童子問語孟字義之二書既已刊行論孟古義坏樸略具而成說未完先生與門人校讐討論予亦忝在末席以今思之論語一書章章句句說修爲者多故仁齋之旨符合矣抑至孟子論心性則窒礙不通者過半矣故今所刊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孟子古義。其實成于東涯削錄之手者也。由此言之。則東涯之學識。未必無異。議於其家說。而孝子仁人。豈忍夢寐之發哉。是以當知先生之篤志賢慮。非他人之所敢及也。

東涯墓碣銘。內大臣藤原常雅撰。權中納言藤原俊將篆額。右中將藤原英朝書。世以榮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去年七月平安伊藤原藏汲。其弟及門生立碣於其墓。華山內大臣銘之。八條中將書。坊城中納言篆額。間者有京師客持其文來示。純中述其弟才藏之言。曰集序立兄在日既蒙見允。言華山公許之也。純嘗然歎曰。昔者水尸義公與其世子共輯明人朱舜水遺文。而自題其名於卷端。且冠以門人二字。當時以為奇事。今者華山公之於原藏也。既許序集。又作墓銘。其人其事皆相類。可謂奇矣。夫義公者。國家宗室。華山公者。皇朝大臣也。而舜水原藏。皆一匹夫也。匹夫而受是尊寵。何其榮也云云。

伊藤長堅。字才藏。號蘭嵎。仁齋第五子。平安仕紀伊侯。

蘭嵎博學能文類父兄。而與止端重。其始講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滿坐汗掌。以為伊人生長乎寒素。未慣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中使促不應侯亦訝之
既而蘭嵎徐曰公坐褥不可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
遽去褥於是方講說青吐朗暢辨論明備座者皆歎
賞曰真儒者也

仁齋有五丈夫長原藏次重藏次正藏次平藏次才藏
人呼稱伊藤五藏皆足以世其家學而原藏才藏最
著稱謂之伊藤首尾藏與田三角撰仁齋妻瀨埼氏
墓碣曰東涯先生緒方氏出而愛護踰親子四子長
英仕于福山長衡于高槻長準于久留米長堅于紀
藩皆以儒顯

吾祖初年在京師時與蘭嵎相友是以祖之母貞順原
氏墓記及傷寒私斷序皆屬蘭嵎撰之又善書先友
不破子讓藏數張以余之家與蘭嵎有舊嘗將分贈
未果遭兩禄又能繪事與田三角跋其墨蘭曰蘭嵎
好作墨蘭近因道學先生言斷此戲

米川一貞字幹叔小字儀兵衛號操軒平安人
操軒父服賈而見操軒自幼嗜書不欲區區逐利命就
三宅寄齋學則寄齋期以遠到寄齋沒乃謁山崎闇
齋請益遂以性行篤學名于世而不干祿仕嘗公侯
徵辟並不就仲邨惕齋撰實記詳其行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操軒壹奉程朱之說。四子小近書易等外。不欲旁觀他書。舊與伊藤仁齋善。及仁齋唱古義。以非斥宋儒。乃修書曰。朱子得聖人之道。吾子持異言。排之。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是謂之聖教罪人。速改之。則止矣。不則雖契分日久。不得不絶焉。其言切至。而仁齋不聽焉。遂贈絶交書。

操軒所友皆一時知名士也。如藤井懶齋仲邨陽齋貝原益軒。當世以君子稱。則其取友豈得不端乎。而皆與操軒交睦。及沒也。各悼惜以紀其學德。而益軒所錄最足以想象其生平。曰。先生之爲人也。明敏而有志操。求福不回。其接人也嚴而和。其處事也敬畏而不苟。其出言也辨而有序。聞焉者不厭。其爲學也純正。專好經術。平日用心於程朱之書最勤。不好雜書。文中子所謂不雜學故明者。其此人之謂乎。（前後略）

藤井懶齋初稱真名部忠菴。以醫術官久留米侯。嘗療一病者而不起。自以爲誤治所致。於是慨然投辭事。乃入京專修儒業。晚以近其先塋所在。退居于京西鳴瀧村。超然絶世累。其學宗紫陽。高談性理。一時褒然有隱君子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懶齋本豪氣及老益慷慨每曰余有一策開東若召吾則無程而至即日獻之朝陳夕死無復憾矣室鳩巢與遊佐某書曰藤井懶齋直清亦聞其人此地有自京師来仕者素識懶齋爲直清語其爲人有言有德一隱君子也孟子以王說齊梁之君而懶齋心慕之其言有條理今不克具錄常居家慨然曰東都若有命召隱士雖老死於行必往至東都一以此義陳亦足矣一言之後使在京縉紳聞之雖爲斷舌亦無悔焉足下馬足下所絶於言議而彼乃平生之志在此想足下聞之必大惡之懶齋年八十餘有子名圃平卓犖喜

兵好說天下之形勢其父與操軒惕齋爲理學友而圃平深疾浮屠開際筆記多罵詈緇侶若深州元政以懶齋深疾浮屠開際筆記多罵詈緇侶若深州元政以孝聞者也然以其所著釋氏二十四孝取大安寺榮好謂元政爲不知孝道懶齋多所著而本朝孝子傳本朝諫諍錄志存裨益世教孝子傳合倭文有三版可謂盛矣如大和爲善錄藏筍百首徒然艸摘義亦一庁婆心不爲無益兒女懶齋嘗居官舍人私告曰此屋多祟子勿居焉人之住此莫不遭災厄者予不忍復見子之他日離患也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齋不以爲意居之二十年終無恙乃曰白居易有凶宅詩云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信哉

人或謂懶齋曰爲朱學者多失急迫如土佐野中氏是也懶齋曰野中氏讀朱子之書而不會朱子之學此其所以危國也

鳩巢於懶齋本無半面之識而其推尊之稱伊蒿先生徵君懶齋嘗和鳩巢之思親詩鳩巢作古詩二首以謝之一則詠懶齋一則自敘且志喜云曰鳳凰翔溟漠時鳴崑山岑鳴聲一何悲生平多苦心所願簫韶奏蹁躚託遺音世路日艱險下視邈古今唐虞忽已

逝岐山不可尋文彩須日愛羽儀世所欽誰復爲稻粱低首從羣禽飢餐綠竹實寒棲椅桐陰自甘隱淪久寧辭霜露深清高有如此虞羅安可侵其二杜若生江渚旖旎被其涯長風搖紫莖洪波浸朱蕤風波迭驅迫恐爲衆艸欺自羞無國香非復絕世姿苒苒歲將晚孤芳徒自持高人好奇服佩芳固無遺豈料側陋質謬辱君子知揄揚言亦至微生非所宜但恨處僻遠不植君園池願早充下陳朝夕近容儀

懶齋所交皆以篤學稱者也川井正直二十七歲長懶齋懶齋爲作行狀米川操軒一歲長仲邨惕齋一歲

少惕齋序本朝孝子傳曰伊蒿滕丈人愚受其知久而所兄事也

懶齋姓藤井氏然題署單用滕字此不啻去井又於藤字省艸也此事不類懶齋爲人可怪已諫諍錄自序署曰伊蒿子滕臧季廉有跋男撰之曰少男藤井理定殆如異姓者

象水者懶齋長子也好兵有詩云驥足未乘千里風蝸廬縮首艸萊雄眼前什物雖云笑十萬甲兵屯腹中鳩巢和之云洛西高士有家風何事英材慕七雄貔貅百萬無一事休將些子上胸中

仲邨之欽字敬甫小字仲二郎號惕齋平安人

惕齋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七八歲受句讀于鄉師不煩督責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浮靡先世住市中而惕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日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爲泛交

惕齋於功名財利澹然無情雖少長于賈豎之間不知物價其家世素封也而盈縮無所問嘗爲管長所贓墨親串欲以鳴官惕齋不可曰以私財損人性命不慈莫大焉從是家道日湮而亦不爲意

惕齋凡所學靡不通曉天文地理尺度量衡類皆能究

極之而尤邃于禮其處家行已吉凶及日用之間一
軌於古道言動不苟踐履足則又審音律其所發明
者雖當世達者欽服之
惕齋奉性理學以誠敬爲本深非時輩涉異說其教人
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至老不少怠室鴈巢與
和角某書曰惕齋一生崇信程朱始終不變可謂近
世之醇儒者老夫雖不敢自比先輩其崇信程朱則
不多讓焉又雨伯陽橘窗茶話曰余少歲時以明經
爲志如中村米川諸儒固不可以博學名之然其立
身卓偉自修謹嚴亦可以爲萬行鄉先生今則無斯
人矣
惕齋少伊藤仁齋二歲頡頏齊名當世稱曰惕齋難仁
齋難弟
惕齋饒著書其筆記詩集傳後所記四十五部凡三百
十八卷其鋟梓者十六部凡百七十四卷而沒後所
刊者甚多矣若夫後世儒者其所述作非身自刺之
則身後終充之鼠蠹口腹愧於惕齋多矣
姬鏡三十二卷爲婦女著之則綴以國字其分門略倣
小學而敷衍之博纂錄倭漢古今賢媛此邦女誡其
克裨世教蓋莫過此書鴈巢以其不載義經妄靜引

采對采非無以下體以尤之要惟遺一烈女耳何害
此編

惕齋行狀一卷門人阿波增益夫奉遺言撰之首載肖像及惕齋自題詩一首其詩云利名雙字胡爲者億萬民生俱蒙驅耆耋弃材憐世計考槃林曲永言娛貝原篤信字子誠小字久兵衛號益軒又號損軒

益軒以寛永庚午十一月十四日生于福岡城中官舍父利貞號寛齋通軒岐家言益軒自幼警敏有殊質九歲就兄存齋讀書多成暗誦及中年入京講學是時都下名彦脊傾心下之遂以博見篤學名重海内益軒學無常師或以爲松永昌三門人者謬矣太宰德夫於儒林最鮮許可其於益軒嘗稱說曰博學洽聞海内無比

初其學無所主於陸象山王陽明說皆有所取焉及後讀學蔀通辨壹歸依朱學雖然晩年著大疑録二卷以大極本無極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性有本然氣質理無生死氣有生死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主一無適冲莫無朕等之説爲與聖經有徑庭而爲入謙恭純篤其言曰吾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

可謂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著龜。視諸世之其學未眞。輒拾人之短以爲口實者。則霄壤不啻也。

益軒好著書而救世之心實苦其所著百有餘種。多書以國字語極懇切。田夫紅女童兒隷卒皆便之與近時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又善修養。投老猶矍矍不衰。其所屬綴者不少。六十作和漢名數增補。六十七作大和迴。七十四作筑前續風土記及點例。七十五作諸菜譜。七十九作大和本艸。八十一作樂訓。八十四作養生訓。愼思錄載魏志曰。胡昭怡怡無不愛。雖僕隷必加禮焉。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於胡徵君見之矣。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可及。可以爲法。

如八十讀書不倦。吾雖耄耋。亦日夕手不釋卷矣。是爲可企及。此自紀其實也。

年三十九著近思錄備考。明年著小學備考。並版布于世。後學因此而進者多云。人見鶴山云。本邦先儒編著固多。而裒輯經傳註解者。以益軒先生此二篇爲始。

益軒雖時作詩。素好倭歌。而不好詩。每謂詩爲無用閑言語。愼思錄曰。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曉。故古人歌詠極精絶矣。古昔雖婦女亦能之者多矣。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難模倣于中華。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詅癡符之誚。又曰。白樂天以謂作詩者勞心虛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愚謂此以詩爲魔也。其言宜矣。然而白樂天其言如此。而所爲不免爲詩魔所惱者何邪。

益軒年八十五沒。臨沒賦詩二首倭歌一首。詩云。平生心曲有誰知。常畏天威欲勿欺。存順沒寧雖不克。朝聞夕死豈不悲。幼求斯道在孤懷。德業無成夙志乖。八十五年爲曷事。讀書獨樂是生涯。倭歌曰。穀失葛怛韈。乙質鵶跋葛栗訥。穀穀質失閨。鵶速石遏傜栗訥。幽蔑屋密失葛捺。譯曰。顧回往事如經宿。八十餘年夢裏過。

嘗居東將西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雜然相向。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亢顏談經。旁若無人。益軒喑無言。若無能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則少年始知爲益軒。恧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益軒讀書之所有二室。一則號益軒。一則號損軒。並自

命也。世或有爲姪好古號損軒者。或有爲初號損軒。後從書估言更號益軒者。皆謬傳不可信。

慎思錄駁時輩之學曰。游蕩氾濫偏僻駁雜。或云。讀書學文之事常多。慎德力行之功常少。或云。欲立己說。而責人之小疵。動常傷于刻薄。雖有其說是者也。其心則非矣。浮躁淺露。非君子之氣象。其文字雖間有可採者。其人猥陋可賤而已矣。是蓋指徂徠黨也。又斥爲大學非聖人之言者。爲近世之俗儒。是指仁齋也。此他學術論及異學誹朱子辨。載自娛集。皆論刺當世排宋儒更立門戶。

存齋樂軒。皆益軒兄。而好學有著作。存齋有丈夫子二。曰可久。曰重春。重春承益軒後。樂軒子曰好古。號耻軒。益軒養爲子。博雅類益軒。惜哉先沒。

益軒妻江崎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才德並全。治經通史。善嫺文墨。工作隸書。又詠國風。常從益軒遊歷勝地。益軒多著遊記。實有內助云。東涯題貝原翁及妻某氏字帖曰。前時海之西有二巨儒曰省菴先生。曰損軒先生。先人之於省菴子也。雖未識面。竿牘往來。每相推重。於損軒子也。嘗相會于一搢紳家。而道不契。牛山香月子筑產也。宦于兩豐之間。時時上都過

訪先人。故平素周旋三老宿之間。而損軒子則特其所親依也。近又遊京。眎予乙軸。則損軒子與其内子某氏之遺筆也。俾予跋其尾。嗚呼損軒子之書。端好有度。老而不衰。某氏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皆予之所夙聞。而加之以牛山子尚賢懷德之誠。曷可負其託耶。

宇都宮三近。字由的。號頑拙。又號遯菴。周防人。仕巖國吉川氏。

遯菴幼時游學京師。明曆丁酉年二十四。承主命歸鄉。途中有詩及倭歌。編名巖邑紀行。印行于世。其居京學於松永尺五門。乃紀行難波吟。有昨日二月上丁日。老師尺五講堂前。各羞蘋蘩評書卷。祭至聖而配大賢。我爲公程。背此會。幾思師友意悄悄句。

嘗著日本古今人物史。而中川清秀傳。有書事觸忌諱者。以此得罪大府。乃於巖國禁錮。數年遭赦。於是又入京。壹以教授爲任。久之名益重。其遭赦爲延寶乙卯六月二十四日。是日山鹿高祐（號素行子。寛文六年。坐事幽于赤穗侯。）亦俱赦。

遯菴博學著書多。於四子及諸書著標註。以便初學。時號標註由的。又或稱蝨先生。蓋其標註皆蠅頭細字。

猶蝨著衣故云爾
物徂徠少在上總時得遯菴標註讀之後介縣長伯南周父贈書稱諸標註以爲惠及海內者而此書未致遯菴就木周南代父復徂徠書曰以與都由的書託嗟乎的也以今年春下世乃與孝孺議致之巖邑使的子文甫祭告墓以成先生之志也由的吾嘗所兄事也學術褒然質行可尚不當彼其身與先生一相識今則及墓也悲哉
男三的字文甫號圭齋卒于京師伊藤東涯記墓曰惟昔遯菴先生學于松永氏之門講經授徒久在輦下人所師尊君夙承家庭之訓蕪從先子遊天資樂易善與人交家世臣事吉川家于防州巖國鄉人嚮學君有力焉
五井守任字加助號持軒大坂人
持軒其先家大和五井戶因氏五井世稱井戶者同出于此共一族云持軒本醫者也嘗誤方劑致人不起慨然改轍爲儒則學篤行修綽有古風本多侯厚禮辟之以講說大喜其誠實一時名彥伊藤仁齋東涯仲郊惕齋貝原益軒毗軒三輪執齋等咸以文字爲交驩初宗宋儒晚有所見不拘守如其論性專以

氣質爲說云。

持軒成童入京。居十餘年歸大坂教授。此地文學之興以持軒爲首。南郭復蘭洲書曰。在昔尊翁先生唱道浪華。海内景仰久矣。又學下河邊長流。善國風。東涯撰墓碑。盛稱其學術行義曰。壯時家道饒阜。爲親眷所掩而不問。及晚遂致窘迫。乃曰。若無人相恤則死耳。淡泊自守晏如也。簡牘往來。常揀敗紙用其空白。以暴殄天物爲戒。天資坦率。不修邊幅。不飾辭說。平生不曾言人之惡。或與人語。言或不當亦不斥之。但曰。某所不解。閭閻鄙俚之言。多所不解。苟及問學。誨誘懇至不解不已。曾謂人曰。某胸中未嘗蓄一惡念。又曰。人不能爲惡者也。有一書生。遽曰。吾輩不能然。先生正色曰。不意君之爲人乃爾。惡若可作試爲之。家傳日本紀學。治之尤精。不雜迂怪不經之說。又嗜和歌。不務琱鏤。敏而有理。又梁田蛻巖作傳曰。先生常謂人得能通四子。可以識宇宙第一理。乃行而躬焉。則天下之能事畢矣。以故說書循環學庸語孟。未嘗及佗。此方坊間諸賈。命其業曰某屋。如所謂茶屋酒屋之類。攝人戲目先生。謂四書屋加助云。

年八十。三輪執齋作倭歌賀之曰。肹暱速乙的。怛葛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續遏屋孤。傜捺肪謁失。穀穀祿訥訥栗木。貲吉奴都
韈乙木。此陳其德與壽無疆人仰之如日也。碑曰。享
保六年辛丑。閏七月十八日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傳
曰。享保中享年八十。卒於大坂僑居。
五井純禎。字子祥。小字藤九郎。號蘭洲。又號洲菴。
持軒男。大坂人。

蘭洲嗣家學。又有重名於世。享保中。中井甃菴設鄉校
于大坂尼崎坊。三宅石菴主講席。蘭洲爲助教焉。亡
何來江戶。遂召仕津輕侯。獻替多裨益云。然以言或
有不行。乃移病乞去。有司惜而不爲通。數乞終允。即

歸休于大坂。復教授其鄉校。以終其身。辭津輕後。遠
近爭召。而皆不應也。

蘭洲博學富著述。瑣語。質疑篇。非物編。既行刻于世。其
他人勸梓。而謙讓不許。又兼攻國學。世有源語梯三
卷。人得益焉。其附言曰。此書不詳何人所著。人或購
得之市。此狡猾貪利者。盜蘭洲源語詁。改刻其題署
也云。河井立牧桂山集。載倣蘭洲春曙百首倭歌。由
此視之。又好詠國風。

蘭洲文世不多傳。余嘗見其烈婦溺死記。敘事曲悉。使
人悲痛。實是婦女之鑑戒。不可蕪沒者也。因揭於此。

曰烈婦栗女甲斐國田中村農夫之女也幼孤依村長其家村長愛其爲人與資裝嫁同村安兵衛者未幾安兵衛涂惡疾臥在牀蓐栗事之身執井臼毫無厭心晝則代夫耕田夜則還扶助之其暇紡績以供薪柴舅六右衛門過七十歲每出遊野外必持湯茶社省之遠出晚歸必迎里門二村人莫不相聚嘆賞者有年于茲矣嗚呼婦人之於夫也所仰望而終身也夫疾不事事舅耄而家衰豈堪託身剔惡疾人情所憎且無子而年尚少不捨之改嫁者天下能有幾人栗女孝且義矣哉嗟夫道無知洪水橫流夫妻葬

魚腹享保十三年戊申十二月官嘉其節賜黃金以旌其事初七月八日大風暴雨川流沸騰懷隄襄陸田中村在其下流夜中人相呼曰水將至避之可當是之時夫疾病四肢爛潰乃知不可起乃謂栗曰我死於水汝疾避矣汝不我醜湯藥之煩扶助之勤銘心不忘今親老汝年尚少幸全生無滅家是所望也我窘此惡病餘喘無所惜命在旦夕死水則幸也汝則避矣栗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不祥也語未畢門外訹訹且泣且號曰水聲近後者死栗乃扶舅出門外託人曰乞救此翁命舅曰汝與夫來不然我

不獨生栗曰敬諾大人步遲請先行妾與良人及之乃以舅副衣及田地典券油紙裹之以託其人遣之而後入室侍夫側誓天以與夫同死水至遂溺而死民屋亦蕩焉夫妻之尸不知在所水退民復其業聞栗女之志各出錢物以修其冥福瑞蓮佛寺甲斐國邑宰小宮山某具其狀達之台聽且曰舅六右衛門幸免焉然去年不登安兵衛以田質金以充租伏望國恩賜黃金以優賞焉則遺老有賴死者可瞑且以勵民志於是賜黃金若干以養舅邑宰以賜金復其田地以爲安兵衛後且爲立烈婦之碑謀之一儒

先以國字紀其事嗚呼匹婦之微上動君心下傳以爲美其名與石不朽可謂天道無知也耶

中井竹山非徵曰蘭洲先生嘗言徂徠之駁仁齋也曰仁齋之於宋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寃者曾不知已之爲宿寃更甚也蘭洲承朱學於家庭力斥徂徠護宋儒然不固執故其所自得往往反朱立說見瑣語質疑篇

蘭洲與中井甕菴交義相厚甕菴碣蘭洲紀之而甕菴子竹山銘蘭洲墓竹山弟履軒書并篆額銘曰天相斯文實降先生襄夫異言承績往聖有委有源通

儒全才。琢詞蒼硯。休風千載。

大高坂季明。字清介。號芝山。又號一峰。又號黄軒。

土佐人。

芝山家世臣土佐。父宜重致仕而歸田。後至關東。芝山自幼好讀書。比年十八。出土佐入京來江戸。苦學自勉。弱冠宦巖城侯。居若干年。去又游事稻葉侯。晩以祿不足用。乞休致。不允。尋罹災。侯有重賜。於是作止足軒記。不敢復乞休。

芝山出谷一齋門。廣才博覽最究性理。又善賦詩屬文。當世稱碩儒。而氣豪宕自視甚高。每好排斥時輩。其

適從錄二卷。舉撞巢窟。擊蛇笏等目。縱毀罵仁齋。又謝何林二老書曰。陳元贇在洛而曩相會。朱舜水在此而邇面晤。潛察厥言行學術。疑弗端誠純粹矣。多猥俚之態。乏彥士之姿。詞賦亦似未英懿。故不欲就而正焉。又答鵜真昌書曰。深州元政陳元贇。執交吾子有年于斯。僕在洛晤語不過二三會。僕當時年少氣鋭不肯下人。唯視元贇爲人卑猥瑣碎。無風雅之致。元政爲人暗弱固滯無實見之明。或賤或廢日與同志譏笑耳。又無覩厥詞葩之可取也。故不屢往來。不亦惜乎。嘗聽朱之瑜老人往年謝世。心越禪師無

恙否。定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每清譚。僕嘗遘彼二老者。前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話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絶云云。近來偶逢木老儒。一癡訥人而已。未曾看風彩。曩遇荒景元。贈答詩數章。學力未如幼敏之名也。

明林珍。何倩。顧長卿。來在長崎。芝山每致詩文。乞是正。彼各極口褒賞。至爲韓柳歐蘇無過。於是芝山自以爲然。江邨北海曰。林何顧三人。孟浪謏言。固不足論。而季明信之。自夸毗。遂欠精細工夫。余酷愛季明慷慨有氣節。因深惜爲三人所誤。非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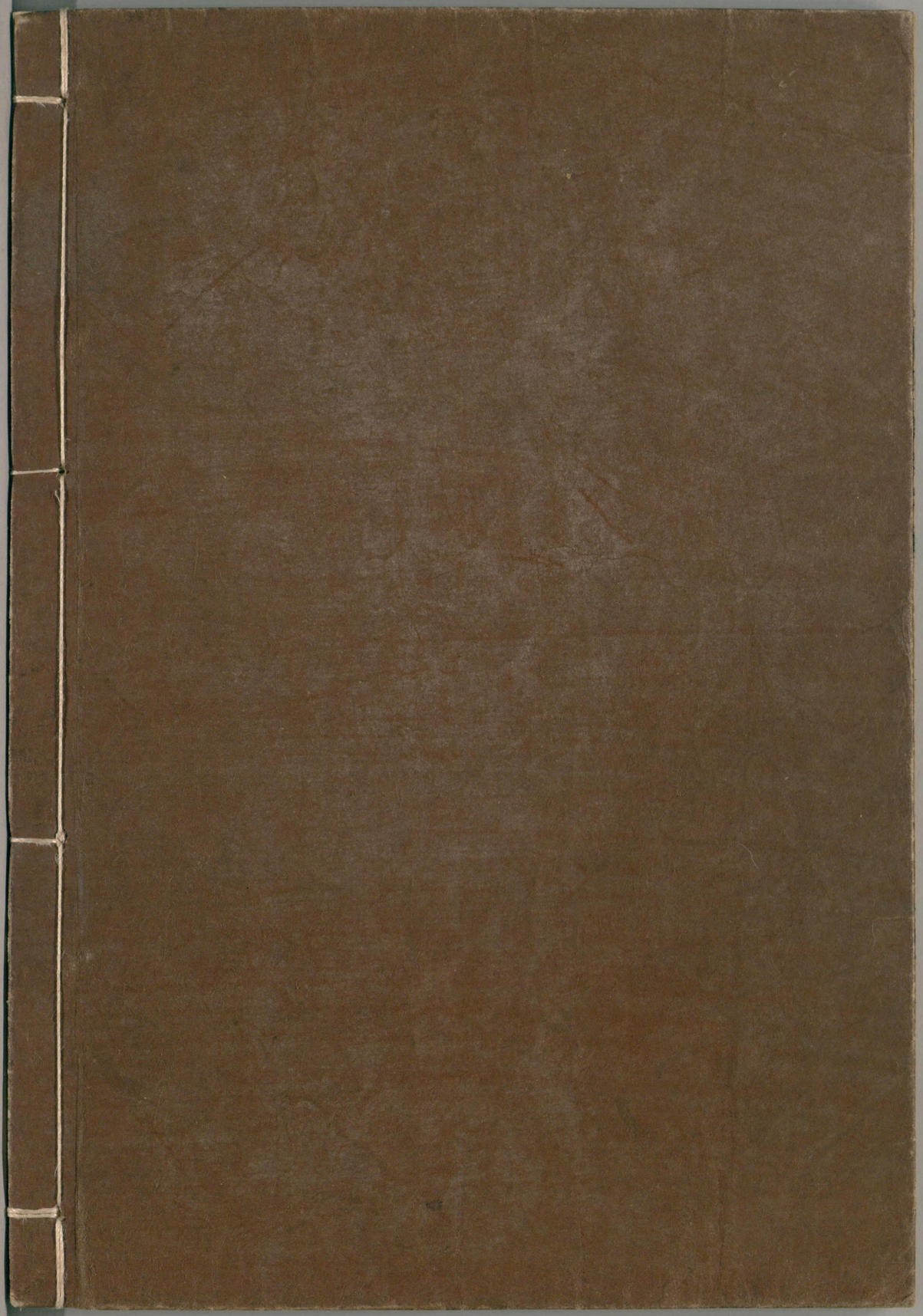
芝山作山崎闇齋傳。大寓貶辭。且附論比闇齋於王荊公。佐藤直方討論筆記曰。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中有闇齋先生傳。其立文命意。本以誹謗先生爲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不遜。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紀事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耄之說。嗟呼可鄙矣哉。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詆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則可見彼之爲人之實。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爲

839
8
12

證ト矣。

先哲叢談卷之四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